

一道水流与一条康庄大道

我第一次到巴西是一九六五年。这次（一九八四年三月）是第五次，距离上一次（一九七一年）已经相隔十三年之久。这次特会释放了一系列有关‘神圣的经纶’的信息。（见‘神圣的经纶’一书，收录于本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二册。）离去前，我愿意和此处的华语兄弟姐妹有些交通。经过在主面前寻求的结果，我就简单作我个人蒙恩的见证。

幼年所受的栽培和教育

我的母亲是第三代基督徒。我的外曾祖父是南浸信会热忱的教友。母亲年幼时与外祖父同住，并被送到南浸信会办的学校读书。大约十五岁的时候，她在南浸信会受浸，然而她没有真实的得救，但她完全赞同基督教。我的父亲务农，母亲与父亲结婚后，一共生了七个孩子，我排行第六。因着母亲赞同基督教，也就把我们带进基督教，并常用圣经故事教导我们。我是在烟台浸信会办的小学读书，也参加南浸信会的崇拜和主日学。可以说，我是在基督教里受培养并受教育。虽然我赞成基督教，却没有信主得救。

彻底的得救并奉献

由于家境贫困，前途的希望都系在教育，所以我尽力用功读书，特别在中文和英文方面下功夫。一九二五年四月，一位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女传道人，应邀到我家乡烟台，在南浸信会礼拜堂传福音。那时我十九岁，很好奇要去看这位年轻女传道人传福音，因为已往从未有过这样的事。一天下午，我去听她传讲，会众约有一千多人。她的信息说到撒但如何抢夺并霸占神的子民，正如法老一样。那个传讲非常有能力，我清楚看见撒但是借着世界来霸占人。

当时，我是个有雄心的年轻人，竭力要完成自己的学业，但那次的传讲彻底把我这个人抓住了。我里头深受感动，敞开自己并呼求主名。那天下午，我走在回家的路上，里头甚是喜乐，我告诉神说，‘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是你救了我，我不要再被撒但霸占。虽然我现今还在读书。但我要对你说，从今以后，我要去传福音，就是撒但将全世界给我，让我作平，我W.不要。我不要纳撒但霸占，我要跟从耶是喝山水，吃树根，我都愿意。’那时，我是真正得救了。我一得救，立刻就向人作见证，并且变得宝爱圣经，勤读圣经，也尽所能的去搜集解经的书。

在语言上受装备

我的二姐当时在南京的一所女子神学院读书，她经常为我的得救祷告。那年夏天二姐回家，得知我受浸得救，非常喜乐。她劝母亲说，‘我们家里穷，没有什么前途。现在，四弟信主得救了，他很会读书，英文也读得不错。妈妈，好不好将祖先留下来的祖宅卖掉，送四弟到美国长老会办的英语专科学校读书。’在当时，那是一所高等学校，就是所谓的贵族学校，学费非常高，全数是用英语教学。我的母亲同意这事，就把祖宅卖掉，送我到英语专科学校读书。那是一所非常洋化的学校，从制服到日记簿，都是从美国运来的。全校学生约有五百位，有十七位美籍老师授课。得救之后，我非常认真读书，成绩优异，在学校为主作见证，甚得美籍校长的疼爱。如今回想起来，实在是主的主宰和预备，为着祂在地上的工作。我六十岁的时候，主带领我到美国作工，许多人都惊讶我竟然能用英语传讲信息。这真是主奇妙的预备。

主的呼召与提

毕业之后，主在我里面发出呼召，提醒我不要忘记得救那天对祂说的话，就是要带着圣经，一村又一村的去传福音。我对主说，‘我的母亲不顾族人反对，将祖产卖了，供我和弟弟在英语专科学校读书。如今我毕业了，弟弟还有两年才毕业，每年的学费很高。主啊，求你准我去作事，赚钱来供应弟弟。一旦弟弟毕业，我就去传福音。’这样祷告之后，我里面也平安，就着手去找工作。凡从英语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，都会有很好的工作机会。最终，我进到一家洋行，有很高的收入，可以供应弟弟的学费。两年之后，弟弟也信主得救，并且毕业了。那时正值招考烟台的海关人员，本该是最高的税务师亲自招考，但那一次特别开例，由当地的税务师代表招考。结果弟弟考了第一名，立刻进海关作事。在五十多年前，海关人员的月收入就有三百多元，是非常好的。这时，主又提醒我：‘你不是说，等弟弟毕业之后就去传福音么？现在，你弟弟不仅毕业，还进了海关，每月收入三百多元。你怎么样啊？’那时，我真是软弱，又与主讨价还价，说，‘主啊，是的，之前我还没有孩子，现在已经有两个孩子。我去喝山水，吃树根不要紧，但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怎么办？’老实说，我实在没有信心放下职业全时间服事主。就这样一拖延，又过了两年。我得救之后不久，就开始与一班很注重圣经知识和教训的基督徒一起聚会。那是弟兄会的聚会，我与他们在一起七年半之久。每周有五次聚会，无论刮雪或下大雨，我都不曾缺席。他们讲解圣经实在讲得好。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二年夏天，我在弟兄会教师的门下受教导，认识圣经。那是我一生记忆力最强的时候。一九三二年，主在我的家乡兴起了中国北方第一个召会。因着七年半之久在弟兄会中间受教，所以一开始聚会，我也能释放一些信息，并且越讲就越丰富。我们从七月开始聚会，到了年底，就繁增到六、七十位。由于聚会场地无法容纳这么多人，我们就换到另一个更大的场地。到一九三三年春，人数将近八十至一百位。到了夏天，就有一百多位。当时，我每周主日要传讲两次信息，加上周二和周四各讲一次，一周至少需传讲四次信息，又在洋行里担任重要职务，实在疲累。五十多年前，中国北方的经济情况并不乐观。在烟台召会中，我和弟弟二人收入算是最多的，不仅能供给会所的需用，还有余力可以顾到缺乏的圣徒。

辞去职业全时间事奉主

八月初，主又在里面提醒我：‘你忘记对我所说的话了么？’我因此与主挣扎了三周之久。一天晚上，我在书房里仍然跟主讨价还价，我告诉主：‘我现在有三个孩子要养育，不仅如此，聚会租房子、搭凳子等一切的需用，都是靠我和弟弟供应。如果我放下职业，就无法顾到这些需用。再者，我一家五口的重担，要靠谁养活呢？’我就这样一直跟主讨价还价。末了，主重重地责备我说，‘你顾到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一切我都要加给你。你再讨价还价，就是存着不信的恶心，将活神离弃了。’我被主对付得没有办法，只好噙着眼泪对主说，‘主啊，是的，我明天就去辞职。’我的总经理是洋人，也是基督教里的执事，说什么就是不肯让我辞职，但我非常坚持必须去传福音。辞职后隔天早晨，我到邮局就收到一封从东北长春寄来的信。我从来没有和长春的人通过信，打开一看，信的内容提到：‘我们是长老会里的传道人、长老和牧师，约有二、三十位，都是有追求的，听说你在烟台很为主用，盼望你到我们这里来讲道。’收到这封信，我心里明白这是主作的，昨天才刚辞职，今天就接到请我去讲道的邀请函。这是我首次受邀到别的城市尽职。我拿着这封信到公司去见总经理说，‘昨天我答应你等办完交接再走，但是今天我收到从东北来的信，请我去讲道。所以，我必须先去东北三周，回来之后再办交接。’经理答应让我去，我就搭火车到了东北长春。这一传讲，听的人都开了，就说，‘李弟兄啊，我们都要受浸。从前，我们都是接受点水洗，今天我们可以到河里，你再为我们施浸吧。’他们一群人，男女老少，有作长老、传道人和执事的，也有家属，大约二、三十人，全都受浸了。他们说，‘从今以后，我们要擘饼。’我就和他们一同擘饼。那是一九三三年九月间的事。这是东北第一个召会的缘起。我在东北的时候，洋行总经理写信告诉我要晋升我的职位，又给我加薪等等。我受试诱要在公司多留几个月，好在年底得到大笔红利。这实在是撒但的试探，如同法老不让以色列人出埃及。

当我从东北回家时，弟弟拿给我一封上海书房寄来的信。我打开一看，上面署名倪柝声。这封信很短，说，‘常受弟兄，在一道流里带进祝福关乎你的前途，我觉得你应该全时间事奉主。你感觉如何，愿主引导你。’当下，我的眼泪立刻掉了下来。我一看日期，是八月十七日写的，那正是八月头三周，我为着是否放下职业，一直和主挣扎的期间。我很纳闷，倪弟兄怎么知道这事？收到他的信，我里面直觉这是出于主的，立刻醒悟过来，说，‘主啊，我明白了，明天我就到公司辞去职位，等办完交接的事之后，我要全时间事奉主。’辞职之后，我觉得必须到上海去找倪柝声弟兄，问他为何写那封信给我。到了上海，倪弟兄接待我在他那里作客。当我问他这问题时，他回答说，‘常受弟兄啊，我是去欧洲访问，回国途中，船航行到地中海，风平浪静。有一天，我为着主在中国的工作祷告，里头就有一个感觉，主要我写信给你，告诉你应该全时间事奉主。’倪弟兄把信寄到上海福音书房，再从上海转到烟台，所以等我收到时，已经是九月了。我一听，很清楚这完全是主作的。另一面我也觉得倪弟兄是一直留在主的同在里，否则我在中国挣扎到底是否要全时间服事主，他远在地中海的船上，怎能感觉得到？之后，我在倪弟兄那里住了三、四个月。有一天，他来找我说，‘常受弟兄，我们这里的同工都觉得，你应当把家眷接到上海来，和我们一同作工。你把这事带到主面前祷告吧。’于是我就到主面前寻求。主给我看见，在使徒行传里，工作的流只有一道，从耶路撒冷流到安提阿，从安提阿再到小亚细亚，再从那里转到欧洲。虽然我有负担在华北工作，但主在中国工作的流必须是一。这流已从上海开始，我应当先进到这道水流里。若是主要在北方作什么，也应该是从上海流到北方。这样就只会有一道水流。基于这个启示，我就决定到上海与倪弟兄同工。从一九三三年秋直到一九三五年冬，我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上海，向倪弟兄学习，接受他的带领，并与弟兄们同工。因着在一道流里作工，主的祝福就从上海流到华北，甚至到了东北，各地召会明显都蒙主祝福。

在危难中受主异象的加强

一九三七年夏天，日本入侵中国，战事兴起。十月间，北方的战事相当吃紧，弟兄们要我从汉口返回北方带出家眷，和弟兄们一同退到内地。因着眷属较多，同时许多圣徒仍然留在那里，我觉得一时无法离开他们，就这样在烟台留了下来。到了一九四二年年底，烟台召会有了一次空前的大复兴。将近八百位圣徒几乎个个变卖一切奉献。之后，有七十人移民到绥远，还有三十人移民到东北。当时，在我们中间经常聚会的人数，比烟台其他八个公会的总人数还多。因着这个复兴，日本军队特务机关开始对我起疑心，怀疑我是挂名的传道人，暗地替中国政府作抗日工作。他们伪装成信徒来听道，并暗中调查我。我知道这事之后，也没有太在意，只能祷告神。一九四三年一个主日上午，召会有传福音的聚会。按照惯例那是由其他弟兄负责的聚会，所以那天早上我得了空闲。聚会期间，我坐在执事室里，里面清楚感觉，要处理所有的信件。多年来我为主作工，与中国所有省分、南海诸岛，还有海外各国，都有信件的往来。那些信件里有许多不同的人名和地址。我里面感觉非常清楚：必须将那些信件毁掉。我就这么作了。我中午回家去，里面同样的感觉催促我，要清理书桌的抽屉和书柜里所有已往的信件，并将它们烧毁。凡是有嫌疑的，我都丢到炉灶里烧光了。那时，我的妻子和孩子还没有回家，所以完全不知道这件事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一如往常，不到八点便到会所办事。我刚进会所，两个穿着蓝布大褂的人来了。我一看，便知道一个是日本人，一个是翻译的汉奸。我招待他们，到书房坐一坐。我里面有主的引导，送那军官一本袖珍本圣经。末了他说，‘对不起，李先生，请你到我们队上去，我们有些话要和你谈谈。’我知道他们要逮捕我，所以我告诉弟兄们去通知我的家人。他们带我到宪兵队的办公处，请我坐一下，就离开了。那时我不知道他们去那里；后来我被释放之后，我的家人告诉我，他们去到我家里彻底的搜查。然而，他们一无所获，只找到一本笔记簿，其中包含雅歌的一页注解。这些注解说到基督徒应该爱主、追求主，如同雅歌里的佳偶追求爱慕她的良人一样。他们将这本笔记簿带回办公处。就这样过了中餐、晚餐，直拖到晚上九点、十点，便说，今天太晚了，请我在那里睡觉，明天再说。那天，他们没有立刻把我下在监里，而是把一个宪兵的床让给我睡。当时，日本兵杀害中国人比杀鸡还轻易，我随时都有可能被他们杀害。

在我被日本宪兵逮捕之前，我曾作过一个异梦。梦见自己手里拿着一根手杖，安然的走路，走到一个地方，前面是很陡的下坡，并且是个弯道，下面有四个台阶。我拄着拐杖，一步一步的走下去，突然一只狼犬扑到我身上。那只狼犬的颜色，和日本宪兵队制服的颜色相同。那只狼犬扑到我身上，但并没有害我。一转眼，那只狼犬离开了。突然间，眼前竟是一条康庄大道，非常的平坦，并且宽广无限；那时正值旭日东升。看见这康庄大道，旭日东升，前途无限的光景，我的心便豁然开朗。我醒过来后，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梦。当我在思想这梦时，我得着了解释。中日战争有八年之久，末后四年在美国参战之后，非常的艰难。这四步台阶是指对中国非常艰难的末了四年战争。杖表征主的恩典。这指明对日抗战的末了四年，日子相当艰难，需要靠主的恩典度过。狼犬表征给我麻烦的日本人，但至终他们没有伤害我。在这个为难之后，旭日东升，眼前有一条宽广无限的康庄大道。这康庄大道，旭日东升，以及无量的前途，使我里面得着莫大的安慰。我被日本宪兵逮捕的那天晚上，梦又来了，那只狼犬在我身边左缠右缠，一直舔我，但一点也没伤我。因着前一个梦，我知道日本人还不会放我，还要一直缠我。第二天早晨，他们送我下监，下午就把我带到审问的地方，那里有一桶冷水，有木板凳。他们让我躺在木板凳上，往我嘴里、鼻子里灌水，也把水浇到我身上，为着逼口供。一连三周，我受他们的威胁和折磨，每天受审两次，每次三小时。很奇妙，当他们逼供时，问第一个问题，我立刻知道他们接着要问第二、第三个问题。我一面回答，一面仰望主，凡是我怕我不能答的，我就对主说，‘主啊，叫他们不要问。’他们果真一点不问。凡他们所问的，我都能坦荡光明的回答。就这样，他们一直缠磨我，却问不出东西，但是日本人仍是不肯放过我。有一回，他们摆出一个阵仗，问我：‘告诉我们谁是第一，你的国家或你的神？’这个问题非常威吓人。我若说神是第一，他们可能会将我处死。这时，我里面祷告寻求主的引导，就明白这是他们设的圈套。主给我智慧，要我保持静默，一言不发。那位军官越催促我回答，我越不作声，只是看着他。然后他问我为什么不回答。我告诉他，我怕我的回答会冒犯他。他回答说，我不会冒犯他，但是我必须给他一个答案。

于是我告诉他：‘神当然是第一，国家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。’那位军官说，‘好，你说神第一，今天晚上我们不给你饭吃。’我接着说，‘对我来说，没有什么比神更重要。这饭是从人耕地而来，而地是神赐的；没有地，人就无法耕种，也就无法生产粮食给人吃。所以，神当然是第一...。’那位军官听得不耐烦，就打断我的话说，‘好，今天晚上我们不给你东西吃，且看你的神怎么给你饭吃。’之后，他们就送我回牢房。日本我不敢将我和其他中国籍的犯人关在一起，唯恐他们获释时，会将我的消息泄漏出去。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希腊青年被逮捕，因为所有的牢房都满了，就被放在我的牢房里。他会一点英文，所以我们就用英文交谈。他知道我是为耶稣的缘故进监，也很敬佩我。那天晚上，日本兵只分送食物给那希腊人，然后以戏弄的态度指指天，意思是他们没有食物给我，让神给我食物吧。那个希腊人问我怎么回事，我就把事情经过告诉他。这人是个希腊正教基督徒，听了之后，坚持要把他的食物给我。他说，‘你非吃不可，你为主受苦，难道我就不能牺牲一点么？’因此，我那天吃了面包和牛奶，比本地人吃的窝窝头还要好。隔天，他们把我带出牢房，日本军官还没来，翻译的人先到，他调侃我说，‘李先生，你真笨啊，昨天你说国家第一不就好了么，为什么说神第一，以致连饭都没得吃。’然而我心里很清楚，我如果说国家第一，就中计了。他们就是要察看我，到底是挂着基督教的牌子为国家效力，还是真正的传道人，以神为重。后来，日本军官一开场就问我：‘你的神给你饭吃没有？’我说，‘神实在给我吃了，而且吃得比平时还要好。’之后，日本军官又问我一个问题：‘为什么你们把聚会称为复兴会？根据我们的调查，其他的团体都不用“复兴”，而是用“奋兴”。为什么你们要用“复兴”？’他们很恨‘复兴’这字眼，以为与复兴中华有关。我告诉他：‘我们一切的作法都是根据圣经。圣经有的，我们才有；圣经没有的，我们不会要。’于是他问：‘圣经里有“复兴”这辞么？’我回答：‘是的，圣经里有“复兴”一辞，所以我们才叫复兴会。’日本军官就把我送他的圣经拿给我说，‘你指给我看在那里。’在主的宰之下，我正好打开圣经哈巴谷三章二节那一页，在那节哈巴谷祷告说，‘耶和華啊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工作。’立刻日本军官就被征服了。圣经有六十六卷书，一千多页，我能这么一翻，用手一指，就找到经节，他就知道我绝不是假传道。这才了事。

晚上梦又来了，又是一只狗，但这次不是大狼狗，而是一只小狗。这只小狗从狗洞里钻出来看着我，很不好意思的对我摆摆尾巴，之后就跑走了。我一醒来，就知道没事了，没问题了。果真，隔天他们对我说，‘李先生，我们年轻气盛，有轻慢的地方，请你原谅。我们请餐馆作水饺给你吃，也请理发师来替你理发。到了晚上，就把你平安送回家。’他们送我回家后，那周主日下午，我讲完道坐下来擘饼；当饼杯递过来时，我有点像彼得魂游象外，看见一只白狗在我跟前。这只狗既不像先前的狼狗，也不像那只钻洞的小狗。我便知道，日本人又要来找我了。果然，隔天他们又来了，很客气的向我说对不起，然后请我帮忙作点类似监视的事，我含糊的应付过去。下一周，他们又来了，问我有没有情报提供给他们；我只能说没有。又过了一周，我还是说没有。感谢主，正在进退两难之际，我突然吐血，倒了下来，患了非常严重的肺病，必须卧床静养六个月。消息传出去，日本人最怕肺病，就对我放了手，但规定我出入烟台，必须特别到宪兵队去申请。当时弟兄们建议我到青岛养病，但有些熟悉时局的弟兄劝我先不要动；我就在烟台养病一年。到了一九四四年十月，因着太平洋战事，日本人无暇注意我，我就把家眷留在烟台，逃到青岛再休养一年半。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日本答应无条件投降。过没多久，共军就打进烟台。他们进烟台的头一件事，就是到我家找我。我的妻子托人带信告诉我千万不可回家。所有发生的这些事，在在证明主保守我，逃离日本人的手，也逃离共产党的手。

康庄大道之梦的应验

一九四六年，我的肺病痊愈后，上海和南京的弟兄们要求我去，我就去了。之后，带进一个很大的复兴。一九四八年底，共产党过了长江。倪弟兄在一九四八年底和四九年初，紧急召开两次同工会议，决定要我离开大陆。一九四九年我到了台湾，八月一日正式在台湾开工。在台湾的工作实在有主祝福，从一九四九年夏天，直至一九五五年，约莫六年的光景，各地召会人数，从三、四百人增长到三、四万人。

一九五〇年起，我应邀到菲律宾；这样往来作工，约有十年之久。在南洋那里也满有主的祝福。一九六一年十月以后，我从台北去马尼拉，然后转往美国；留在美国约一年的时间。到了一九六二年十月，我清楚应当留在美国，开始主恢复的工作。十二月，我们有了第一次特会，正式把主恢复的真理带到英语世界。之后，主的恢复就扩展到了欧洲、大洋洲、非洲和南美洲等各大洲。这次我来到巴西，看见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在此过召会生活，忠心为着主在这地恢复的见证，里头实在敬拜主。

今天的光景，犹如在梦里所看见的康庄大道，旭日东升，前途无量。我实在觉得，这个梦一直在应验，我们乃是走在康庄大道上。我离开职业至今已超过五十年。这半世纪以来，实在能见证主是又真又活的，也是信实可靠的。只要我们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我们所需要的一切，主就都要加给我们。

（太六 33。）你们离乡背景，在海外过生活，却在各面经历主的眷顾、保守与祝福，这都印证我们所事奉的主，是宇宙的真神，是又真又活，且信实的一位。盼望我们更多追求主，认识真理，操练灵，在生命里对主有经历。但愿巴西和其他国家的弟兄姐妹，都因着所看见的异象，忠信走这条生命的道路。愿主的道路兴旺，愿众人都蒙主祝福。